

赫尔曼·麦尔维尔短篇小说的叙事特点

彭建辉¹, 王璞²

(1. 上海师范大学 犹他科技学院, 上海 200234; 2.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交往中心, 上海 200135)

摘要: 赫尔曼·麦尔维尔一生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前期的长篇阶段和后期的短篇阶段。《文书巴托尔比》是麦尔维尔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关于这篇作品与他前期创作之间存在的联系,以及这篇作品本身的叙述特点是研究麦尔维尔创作的关键点。借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文书巴托尔比》叙述中的反讽做一个细致的分析,可以说明麦尔维尔悲剧性的世界现在长篇创作之后的发展,以及在写作中曲折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 麦尔维尔;叙述;《文书巴托尔比》;对话;反讽

一、城市高墙压逼下的生存

内战前的美国,领土的扩张,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强烈的国家意识。而此时,一直笼罩在英国及欧洲大陆文学传统阴影下的美国作家对于本土的创作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信心。麦尔维尔在评论好友霍桑的作品时,曾饱含豪情地说:“美国文学已经产生了自己的莎士比亚。”^{[1](P213-214)}然而,在经历了《大白鲸》和《皮埃尔》的失败后,麦尔维尔的雄心壮志大受挫折。他在谈及世人误读他的鸿篇巨制《大白鲸》时,“他痛苦地意识到,世人对平庸之作顶礼膜拜,对真正的伟大作品却焚之以炬,诛之以剑;尽管口口声声要讨伐欺世谬谈,但对真挚建言却置若罔闻。”^{[2](P481)}这正应了叔本华所言,一个人越是要留名后代,或者是为人类所共仰,那他就越是与其同时代人形同陌路。

经历了挫折和失败的麦尔维尔弃舟登岸,自此开始了新阶段的创作,并为纽约的一些杂志撰写短篇小说。1853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文书巴托尔比》由《Putnam》杂志刊发。这标志着麦尔维尔创作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他的长篇小说多是以沧海行舟为背景,而在《文书巴托尔比》中,故事的背景被挪到了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华尔街;在《大白鲸》中,那个名叫伊斯麦尔的叙事者,那个身背空囊,渴望泛舟大海的年轻水手被城市中年长的律师所取代。律师并不向往追逐鲸鱼的冒险经历,按照现在的标准,他只是个丰衣足食的中产阶级。正如他所说,“我并非是个雄心勃勃的人,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特别安全’。他的谨慎以及有条不紊的做事风格为老板所称道。故事就是由这样一个四平八稳的人向读者娓娓道来。

《大白鲸》中埃哈伯船长在船头向所有裴阔德捕鲸船的水手做了一段精彩发言。他说,不洞

基金项目:上海师范大学青年社科基金资助课题。

收稿日期:2006-02-18

作者简介:彭建辉(1973-),女,江西人,上海师范大学犹他科技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体学与文化学研究。

王璞(1973-),男,江西人,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交往中心,主要从事外语翻译研究。

穿牢壁,囚徒怎能重获自由?对我而言,那条大白鲸就是紧紧压逼住我的高墙。尽管有时我认为墙壁后并没有藏着东西。^{[3](P197)}埃哈伯船长因为心中的这堵墙而疯狂,但《文书巴托尔比》中的老律师却一直迷失在高墙耸立的城市中。巧的是,小说的副标题是:华尔街的故事。华尔街不正是墙壁之街吗?丹·弗戈(Dan Vogel)在 *Melville's Other Job* 一文中对比了《大白鲸》和《文书巴托尔比》,他指出“墙”在小说中指涉的是这位律师认识上的局限性,“墙”妨碍了他对事实真相的认识。^{[4](P151-161)}律师没有埃哈伯船长的决心和力量,他无法破壁而出。他只有借助外来者才能走出迷宫。这个外来者就是巴托尔比。他身份不明,寡言少语,但他却会给他的律师雇主带来一场心灵上的风暴。

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曾经有人将老律师和巴托尔比之间的关系看成是正反关系,前者不断地提出要求,后者一一反对。但事实上,这么一种总结将作品过度简化了,或者说将麦尔维尔的叙事过度简化了。巴赫金将小说描述成“不同风格和话语的系统,(在小说中)这些语言和风格表现出了反讽的特征”^{[5](P25)}。在这个定义中,前半部分强调的是小说这一文体中饱含的异质的话语,后半部分强调的是不同话语间的关系。在讨论小说话语双声性的特点时,巴赫金对异质的话语作了详尽解释,即以“他人的语言,他人的话,通过一种曲折了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意图……就好像是两个彼此熟知的人在进行一场对话,一场(话语单元)内部的对话(internally dialogized)”^{[5](P324)}。在巴赫金看来,小说里的一语双声根源于社会语言的多样性,而个人之间的冲突对立不过是众多社会话语的表现而已。巴赫金更看重的是不同意识在小说作品中的平等表现,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他在解释小说多声部、多层次的客观前提时说:“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生活的矛盾性,不能纳入那种自信而冷静地审视一切的独白型意识之中,必然会表现得非常强烈。”^{[6](P20-23)}麦尔维尔所处的时代正是酝酿巨变的时代,内战的阴云正一点点地聚结,美国这个有

着多元文化的国家,正准备经历一次炮与火的洗礼。而当时美国人思想上的分歧,我们只需看看文坛上的几个代表人物就不难理解了。马西森(F. O. Matthiessen)指出,埃默生的思想,有索洛身体力行,有霍桑、麦尔维尔怀疑和反对,又有惠特曼将其发展扩充。就麦尔维尔本人而言,他经历坎坷,命途多舛。他的写作生涯也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他有浪漫的早期作品《泰比》,他的中期巨作《大白鲸》气势磅礴,汪洋恣肆。而在《大白鲸》一书之中,既有偏执狂傲的埃哈伯船长,又有反复诘问的伊斯麦尔。麦尔维尔是当时美国思想深邃的作家,套用巴赫金的话,当时社会生活的矛盾性必然在麦尔维尔的思想意识和作品中得到强烈的表现。

强烈的表现不一定要有刀光剑影和奔雷闪电,令人可以在故事的叙述者——老律师平稳而又不失诙谐的话语中感受到不同思想的争锋,毫不客气的讥讽,百思而不解的困惑,以及从坚持到困惑,最后到感悟的全过程。在《文书巴托尔比》中,少了鲜明的人物,曲折的情节,但当中并不缺不同思想意识的冲突。

麦尔维尔似乎想把老律师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来描述。老律师是故事的叙述者。他一生谨慎,没有丢掉过饭碗;他不像有些律师那样冲劲十足,在法庭上作抗辩,他的工作是帮助客户处理财产和不动产转让方面的法律文件。然而就是在老律师这么一番介绍中,我们似乎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在否定他,在嘲笑他。他在说到他的职业时,他使用的是“avocation”;在谈到撰写法律文件时,他说的是“forge”。字典上,这两个单词各自有着相互矛盾的解释:avocation可以解释成“职业”,但也可以解释成“副业”;forge可以解释成“缔结”,也可以解释为“伪造”。就连表示“不动产转让”意思的单词“conveyance”在过去的解释是“压制”,“转让”这个涵义是后来才有的。这些饱含矛盾涵义的单词恰恰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双声”现象,一个声音甫起,便有另一个声音在消解它,在嘲弄它。这自然只是“双声”现象的一种表现。在整篇小说中,叙事者的自以为是被嘲讽了,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感伤和悲悯的文风被嘲讽了。如此种种,反讽(irony)是这篇短篇小说的最大特征。

汤普森(G. R. Thompson)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反讽就是指:“人们发现了表面意图、意思、场景或明言的观点和半遮半蔽的真相或意义的不同之处。”^{[7](P335-352)}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指出,主人公的无知是构成反讽的重要元素。尽管老律师是以第一人称在讲述过去的故事,但他仍然显得无知,他仍然固守着他原有的思想意识。尽管他一再强调他没有什么野心,但在巴托尔比到的第三天,他要巴托尔比校对文件,“想当然地认为巴托尔比会二话不说,一把接过文件,立马开始校对”。但面对老板的命令,巴托尔比的回答是:“我想我还是不做的好。”(I'd prefer not to)巴托尔比这句招牌式的回答似乎经过了反复思忖和掂量,宛转到了让发问者惊诧,让读者困惑的地步。“我呆坐在那,半天说不出话,好一会儿才从惊诧当中缓过神来。”无论他如何劝诱,如何逼迫,巴托尔比始终是那一句:I'd prefer not to。面对这个不成回答的回答,老律师所有的逻辑都被颠覆了。他作为老板,却无法要求巴托尔比做事情;他觉得自己可以像一个慈善家那样接纳他,但办公室的业务又让他做不到这一点;他甚至觉得自己非常同情巴托尔比,因为他们都是亚当的儿子,但这么一个比方分明意味着背叛和杀戮。巴托尔比一成不变的回答引起了老律师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变化,他原有的观点,他习以为常的逻辑一次又一次地被推翻,被嘲弄。安德烈斯·弗拉涅(Andre Furlani)认为,巴托尔比与老律师之间发生的故事就像苏格拉底和论敌进行的论战,苏格拉底从不正面回答问题,他总是利用论敌的论述,一步步地使对手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荒谬之处;虽然巴托尔比不像苏格拉底那样善辩,但他以不变应万变,而总是老律师自暴其短。^{[8](P1-45)}他觉得自己被嘲弄,被威胁,他心里的钟摆振幅越来越大。他决心解雇巴托尔比,但巴托尔比仍然是那一句:I would prefer not to quit you。他愤怒了,他甚至想到了办公室凶杀,但基督让子民彼此相爱的谕示使得他放弃了可怕的念头。他紧接着又说了:“单单是自私的想法就可以让所有人拥有善念,让所有人彼此相爱。”原来在他看来,自私自利才是一切行为的原动力,它可以被贴上不同的标签,更换不同的名字。于是,又一个崇高的概念被消解了。

综观麦尔维尔所创作的短篇,有不少都是以幻觉破灭为主题。他将《文书巴托尔比》、《阳台远眺》(The Piazza)等5部短篇作品集中成了《阳台的故事》(The Piazza Stories)。而与该故事集同名的《阳台远眺》说的是一位埃默生式的主人公对远处山上闪亮的屋宇和它的主人有着美好的遐想。出于一种冲动,他跋涉前往,但童话般的开始,却以嘲讽结局,远处闪亮的屋宇只是破旧的农舍,幻想中的仙女也只是因忙碌而显疲倦的农妇,而她同样也对远处主人公的住宅浮想联翩。主人公的行程从日出到日落,美好的幻想被灰暗的现实所取代。这样一个主题在麦尔维尔第一个短篇作品《文书巴托尔比》中得到了最荒诞、最戏剧化的演绎。巴托尔比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主人公的自我发现还没有完成。

妨碍主人公自我发现的因素有很多。毕竟让一个人否定自己并非是件易事。在小说当中,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在主人公做决定的时候总是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最初两次遭到巴托尔比拒绝的时候,是他的律师业务让他忙得无暇理会巴托尔比,暂时把这个不听话的文书放在一边。而在他似乎对巴托尔比产生恻隐之心的时候,又是事务所的业务“主宰了一切的考虑”(tyrannized over all other considerations);在他读了几本宗教文献,开始认为关怀照顾巴托尔比就是主赋予他的使命时,律师同行的一些不客气的话让他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担心这个谜一样的文书会影响他的职业声誉,让整个律师楼蒙上一层晦气;如果巴托尔比在老律师死后还活着的话,那他会不会取而代之呢?这些想法越来越让老律师感觉不安。在前文里也提到了,在老律师的心里,自私自利才是一切善意的原动力。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通过老律师这个形象,在小说中以一种曲折戏谑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有评论家认为,老律师是美国主流价值的代表。他是华尔街上律师行的资深律师。他工作勤勉,与人为善,笃信宗教,还有一些慈善家的心怀;但所有这一切都存在着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不能对他的业务造成影响。在这个前提下,他可以宽容他原来的雇员,尽管他们在一天时间里,各自只能精神正常地上半天班;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巴托尔比。但笔者注意到,钱和生意构成了他的心理底线。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期,以

老律师所从事的产权交易为代表的服务产业渐渐崛起,写字楼里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不同于早期的,实施“泰罗制”的工厂资本主义。它似乎更加温情,更加富有人情味。即使在今日,高耸鲜亮的写字楼仍然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但高楼内曲折的走廊,分隔的工作环境,以及当中忙碌的工作却并不一定为人们所关注。而麦尔维尔在19世纪中期就注意到了“华尔街”高墙压逼下的人的生存状态,他同时也注意到了在这种环境下“善心”的脆弱抑或是虚伪。因为赚钱牟利才是终极目的,是决定其他行为的标准。故此,老律师可以在巴托尔比还能做一些工作时,他可以容忍他拒绝校对的乖张行为;而当巴托尔比拒绝做任何工作时,他便决定辞退这个毫无用处的雇员,只不过在小说中,老律师采取的是自己离开“华尔街”的办公楼,听任办公楼的业主处置这个一直拒绝他的雇员,结果,巴托尔比被作为“流浪汉”被送走了,送到了一个叫作“Tombs”的地方。在巴托尔比被警察带走时,办公楼里几乎所有人都很开心,他们聚在路的两边,留出一条通道,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在喧嚣中,异端被放逐了。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说,民主制度的独裁一面并非体现为实质性的压迫,它的做法是将持不同意见者从社会联合体中驱逐出去。^{[9](P117)}巴托尔比就是商业社会中的一个另类,就如同苏格拉底是雅典城的另类一样。

三、死信

小说中的叙述者反反复复,似乎是前行两步,便又要后退一步。这篇小说的力量就在于叙述者对自己内心动机的反复追问,它的精巧之处就在于叙述过程中不同声音的争论。巴托尔比这个夸张得有些荒诞的角色衬出了许多想当然观念的荒唐之处,而这一切都由一个身在当中,但又超脱于外的人在讲述。他超脱,所以他可以玩幽默。但他果真轻松吗?

巴托尔比死了,故事似乎应该在这里结束了,叙述者本人也认为没有必要继续了,但他又吞吞吐吐地说,在巴托尔比死后,他碰巧听到了个有关巴托尔比的传言,他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巴托尔比曾经是邮局里处理死信的工作人员。然而对此

叙述者自己却思前想后,感慨万千。“Dead letters! Does it not sound like dead men?”“死信”和“死人”在英语中读音一点都不像。但麦尔维尔是个作家,是个“man of letters”。而他呕心沥血所撰写的长篇小说在读者群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如果说小说家的作品是他寄出的信的话,那读者不为所动的作品不就是死信一封了吗?在麦尔维尔《卖避雷针的人》当中也讲述了一个相同的困境。无论卖避雷针的人如何警告村民此地闪电是如何的危险,而安装避雷针是如何的必要,但村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危言耸听的推销员。雷电隆隆,但终究没有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推销员成了彻头彻尾的骗子,他只能离开村庄,在荒原中独自前行。这是麦尔维尔在为自己的困境做戏剧化的描述。作为哲思深刻的小说家,他是孤独的。他的长篇遭遇了冷遇和误解,那么他现在创作的短篇是否会重蹈覆辙呢?这似乎是麦尔维尔在巴托尔比的故事快结束时才想到的。这个临时加出来的结局既是为巴托尔比安排的,也是为作家本人安排的。“信中夹了枚戒指,但本该佩戴起戒指的人却长眠地下;信中也有可能塞了张支票,寄来了一份善心,但原来需要帮助的人已无所谓饥饱了;随信也有可能寄来迟到的赦免令,和晚到的希望……信为生者所寄,但所到之时,却已是逝者已已。”屈原握瑾怀瑜,却无法见容于楚王,麦尔维尔是否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失望和无助呢?谜一般的巴托尔比让老律师接近了自我,但他终究是被放逐了;而死信中所包藏的善意和援助,却无人领受;巴托尔比是否就是寄给老律师的一封死信呢?

“啊,巴托尔比!啊,人哪!”这看似满纸的荒唐之言,有人能体味吗?

四、结语

《文书巴托尔比》是麦尔维尔创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也是他唯一一篇以大都市为背景的作品。与当时盛行的象征手法不同,它更加接近于现实主义小说,尽管其中的心理描写大大多于对现实环境的勾画。在笔者看来,麦尔维尔是同时代中比较早注意到办公楼生态的作家。这部作品相比他以前的宏大叙事,结构上显得更加精致巧

妙。在叙事者的话语中也包含了不同的声音。麦尔维尔小心地将他的讽刺藏在对故事看似超脱的叙述中。从修辞方面来看,讽刺是这篇小说的主要特点,这一点不像悲剧那样强调气势和力量。讽刺作为一门批判艺术,它更依赖于作者对现实的洞见,这是创作者的认知能力和情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弗莱(Frye)把季节的更迭和文体联系起来,正是有鉴于此。而麦尔维尔在文体风格上的转变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他世界观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小说的载体——杂志出版的时效性有一定关系。杂志不会允许作家过分铺张想象力来把一个象征物发挥到极至。然而有可能是因为麦尔维尔前半生与海的渊源太深,《文书巴托尔比》之后的另两部重要作品,《波尼托·塞莱诺》(Benito Cereno)和《比利·巴德》(Billy Budd)又都是以海为背景,这种“回归”也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 [1] Melville, Herman. *Melville's Letters to Hawthorne*[M]. Correspondence. Ed. Lynn Horth.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berry Library, 1993.
- [2] Matthiessen, F. O. *American Renaissanc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 [3] Melville, Herman. *Moby Dick*[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7.
- [4] Vogel, Dan. *Melville's Other Job*[M]. *The Midwest Quarterly* 22, 1990.
- [5] Bakhtin, M.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M].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6] 巴赫金. 巴赫金文论选[M]. 佟景韩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7] Furlani, Andre. *Bartleby the Socratic*[M].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34, 1997.
- [8] Thompson, G. R. *Introduction to Great Short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A]. *Great Short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Ed. G. R. Thompson[C].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1970.
- [9] Tocqueville, Alexis de. *Democracy in America*[M]. New York: Penjuin Books, 1956.

Characteristics of Narration in Herman Melville's Short Story

PENG Jianhui¹, WANG Pu²

(1. Utah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Pudong, Shanghai, 200135, China)

Abstract: Herman Melville's writing career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the early period during which Herman Melville created long volumes of novels, and the late period during which he wrote up short stories.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Melville's first short story, with a view to defin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ovelist's two periods of fiction creation and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ort story itself. In the light of Bahtin's dialogic theory, the authors attemp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use of irony in *Bartleby the Scrivener*. Based on the textual analysis, the authors want to elaborate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elville's tragic view and how it is reflected in a roundabout manner in the story.

Key words: Melville, narration, *Bartleby the Scrivener*, dialogue, irony

(责任编辑:吴晓明)